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蔣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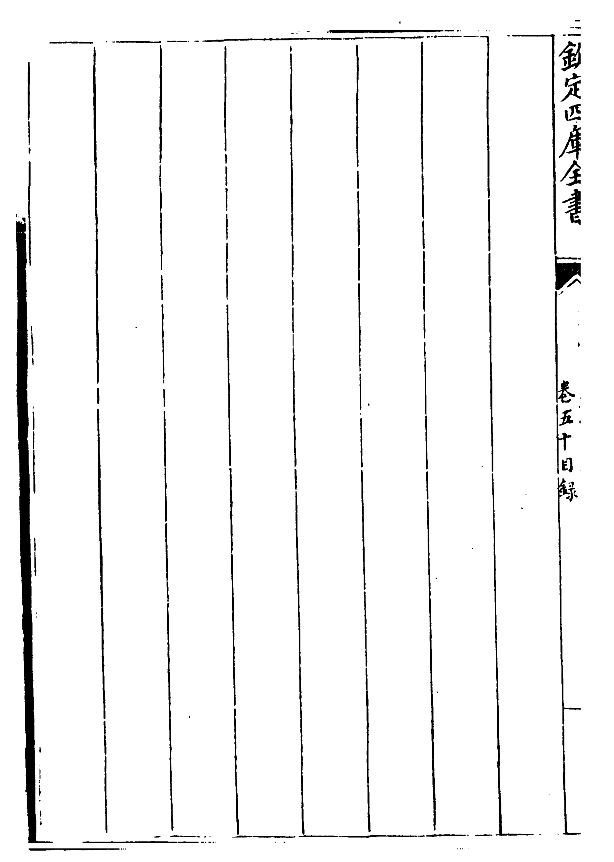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祝廷堃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目録

眉山蘇軾文十三

碑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

眉山蘇軾文十三

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

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敵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達蘭敵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敵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敵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

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忩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敵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

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輙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疎遠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敵主問故敵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

為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敵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敵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既

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敵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勢聚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

復代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敵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

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敵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敵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敵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

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

奏曰臣既以死拒之敵氣折矣可勿復許敵無能為也
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葢又四十八
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
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甞竊論之百餘
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
公諱弼字彦國河南人曽大父内黄令諱處謙大父商
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
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曽祖母劉氏

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曽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才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廸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

王曽辟通判鄆州實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具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名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敵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敵行之為朝廷羞後使敵還者云敵中罷燕如

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為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黄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章用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䘏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

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為陜西都總管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既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懃黄德

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

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丹且實吹丹且桑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荊湖公言二人之降其

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

陽修上書引顔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敵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敵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敵萬一敗

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外裔輕侮
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
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
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得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
非以使敵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
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
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
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

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獘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悦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

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册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敵使公曰若敵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叆勤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敵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

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啇築威塞州以備之屢勤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啇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啇若入寇臣為罔上且悞國上乃止啇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

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禄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

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輙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

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於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劒印於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

文殿學士知河河陽遷户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畧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内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為名乞留宿内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

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寛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為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

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有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名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

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為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

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撤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遠人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

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為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為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

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險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

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

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

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

公同決大策乞立諸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

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

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

下詔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閤門祗候六年閏

六月丙申薨於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

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為輟視朝
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
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
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
紹廷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隆
光禄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
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
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

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

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得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賑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

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廷請於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於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於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生平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

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歷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

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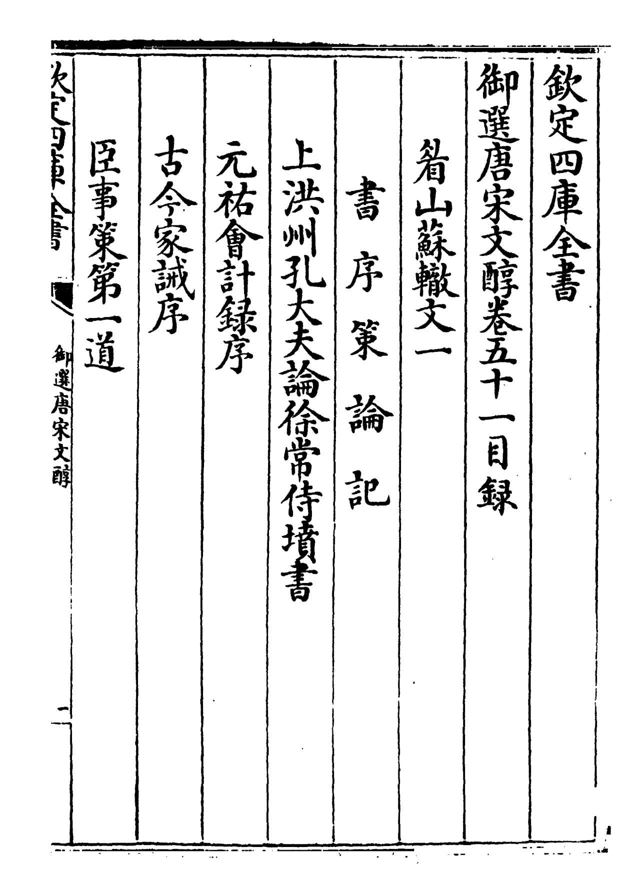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為僎兵交兩河腥聞於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畀爾

鑪錘往銷其鋒𫐐謂民逺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惟一其心敉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刵人矧彼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於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祺始盟昇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於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

游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於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貞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徐度曰東坡初欲為富韓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晝寢夢偉丈夫稱是寇萊公來訪已共語久之既即下筆首叙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歷和議項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試言之

蓋碑之末初曰公之勲在史官徳在生民天子虚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輕重然一趙濟能揺之竊謂能不若敢也東坡大以為然即更定焉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一目録

眉山蘇轍文一

書 序 策 論 記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元祐會計録序

古今家誡序

臣事策第一道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一

眉山蘇轍文一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没於淳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為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祠頃未嘗廢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蕪不

治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栢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為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悪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為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其遺跡以勸後

来今没未百年弃而不録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唯明
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忼慨氣節凛然公之行巳大
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
念使孤墳遺醜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
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
干冐高明不勝戰越

按鉉自左常侍為尼道安誣陷貶靜難行軍司馬卒於
邠門人鄭文寶護其喪至汴而胡克順歸其葬於南昌

之西山鉉本廣陵人無家無子而胡克順慕其平生迎
殯歸葬於克順之里歲時祠之古人風義可尚如此克
順史稱仲容仲容殆其字歟鉉仕南唐宋師圍金陵後
主李煜使求緩兵而煜將朱全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
援煜以鉉故止之鉉曰此行未必能濟難援兵何可止
煜曰恐不利於汝鉉曰計社稷豈顧一介使置之度外
可也及隨煜入朝太祖面責之鉉曰臣為江南大臣國
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歎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

氏篇中所云不為身計義動中國者葢指此也

聖祖御
本是
郤語
養休
遠而

專言會計語欲其安思用意深文勢紆徐

元祐會計録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邉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録

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熈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内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内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

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欵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為統一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懐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宫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爭章獻

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邉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内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宫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富國彊兵之

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葢盈之必

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内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没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内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静仁而

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
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强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
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
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
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
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
若夫内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椿之實非昔三司所領
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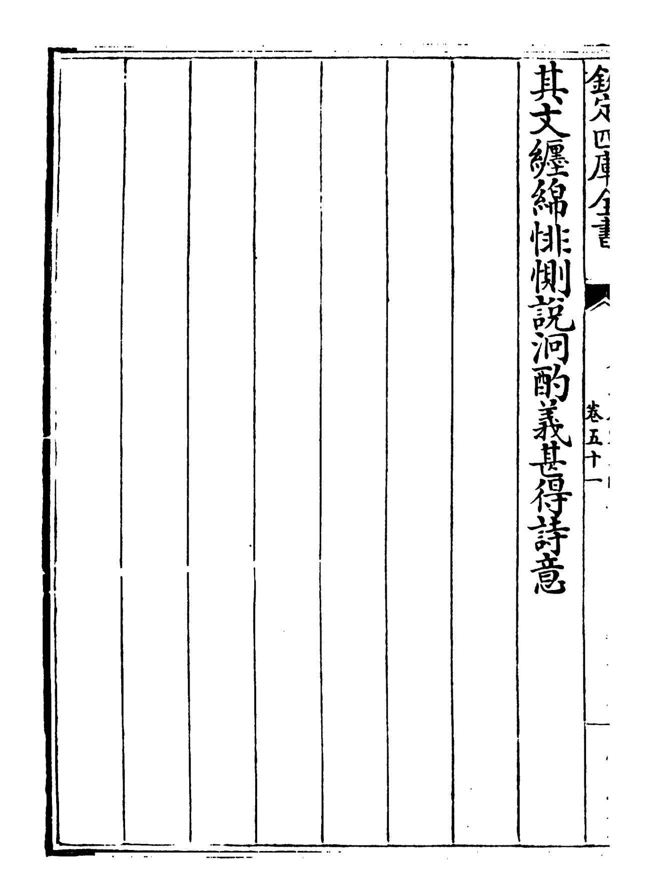
史家必志食貨不特一代國用之盈絀户口之多寡可考而知欲觀君德之恭儉怵侈臣心之義利邪正亦思過半矣讀㑹計録序宋德盛衰不具可鑑哉

古今家誡序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為

之號令以戒之能者子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

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録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鬭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来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将益廣之未止也


其文纏綿悱惻説洞酌義甚得詩意

臣事策第一道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内悦其

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

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已之私恵刀鋸斧鉞已得以𥘉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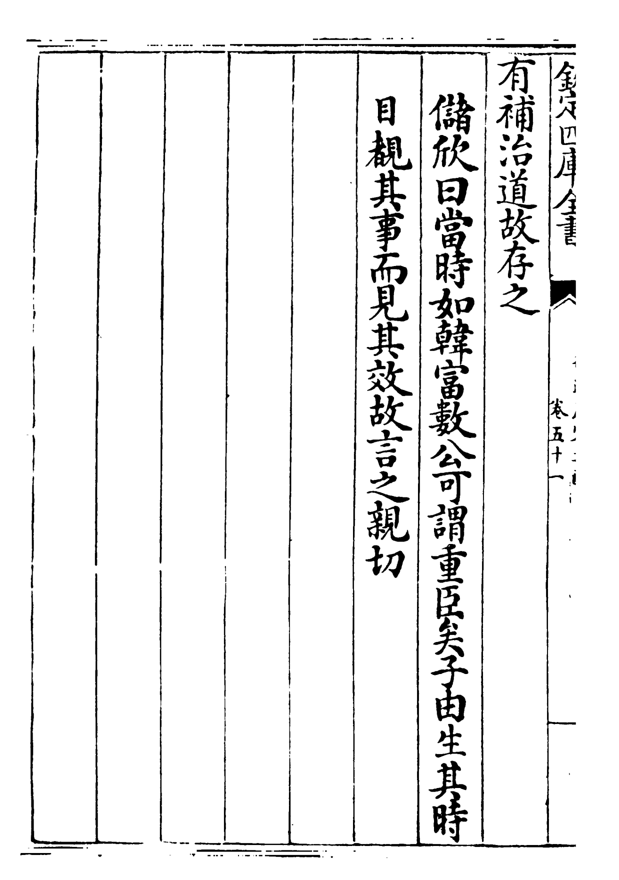
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

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

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寛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

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軾轍皆有應制舉擬策乃場屋之文耳雖爛然可觀而非所謂古之立言者也自宋孝宗推崇之後學者用以取金紫翕然從風當時鄙諺謂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良足哂也兩蘇文字皆自宦成後更事深而學益進顧學者多讀其場屋之文發為議論每華而不實宋儒因謂兩蘇學本縱横家徒觀此等文字其言亦甚似而幾矣選中並不録唯此篇論權臣重臣分剖確切



有補治道故存之

儲欣曰當時如韓富數公可謂重臣矣子由生其時目覩其事而見其效故言之親切

三宗

黄帝尭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来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七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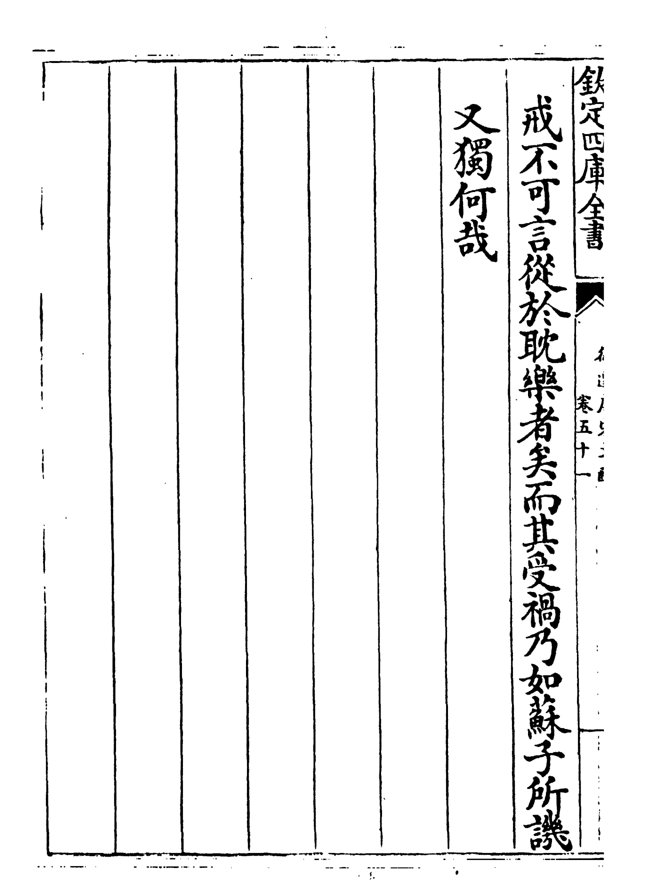
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

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傅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兹道積於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傅說其知此矣

李光地曰殷有天下六百年而聖賢之君六七作無逸之獨舉三宗何也曰為其享國之長久也秦漢之主蓋有祠神仙求方士以庶幾其長久者矣其志皆

以天下為樂而欲永享其逸也而周公言壽乃歸之無逸則知聖人之壽將以勞天下非以逸其身也抑因以知聖人之壽蓋以勞天下而得之非以逸一身而得之也何則其功德之在世故有以格於皇天也而以逸而壽者非天意其嚴敬之在躬則有以凝夫正命也而以逸而壽者非天道以天道合人之意則夫強志氣屏嗜欲不以外物賊乎其内武王所謂恭則壽也立命之本也損巳以厚人德盛而福至則冥

默之中有以申錫之而不容已夫子所謂仁者壽也得天之符也葢自學士大夫寡欲清心積善皆有行之而輙效者況乎帝王之生其受氣也尤厚而其功之所及德之所施又非可以尋常福報論者哉無逸之言三宗與文王也曰嚴恭寅畏曰恭默不言曰徽柔懿恭其凝命之說與曰治民祇懼曰嘉靖殷邦又曰保惠庶民惠鮮鰥寡其格天之說與葢必其敬天勤民而後為無逸之實也不然若梁武帝之清淨齋



戒不可言從於耽樂者矣而其受禍乃如蘇子所譏

又獨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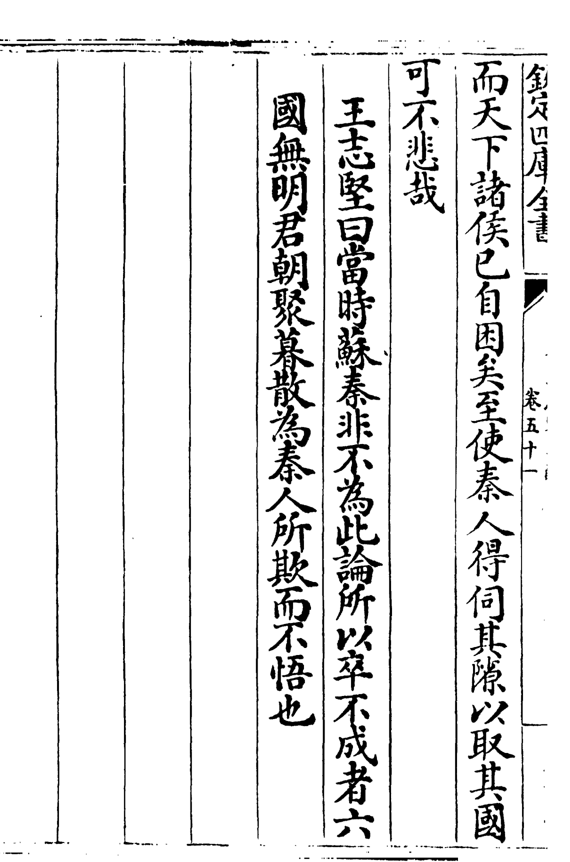
聖祖御評
洞徹當時天下形勢故立論行文爽健乃爾

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

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

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



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王志堅曰當時蘇秦非不為此論所以卒不成者六國無明君朝聚暮散為秦人所欺而不悟也

漢文帝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彊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

濞因之號名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彊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

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鼂錯者鮮矣

鼂錯策吳必反遂削以激之反而滅之當時雖天下騷然而嗣後藩服衰弱無敢跋扈其惡亦不能及於民錯之功罪固未易定也獨是聖賢處此必別有措置必不輕於一割而使黔黎肝腦塗地轍刺虎之喻誠當也雖然虎逼人矣而不高其垣墉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乃曰事未至也安知其必至或曰此未然之勢也安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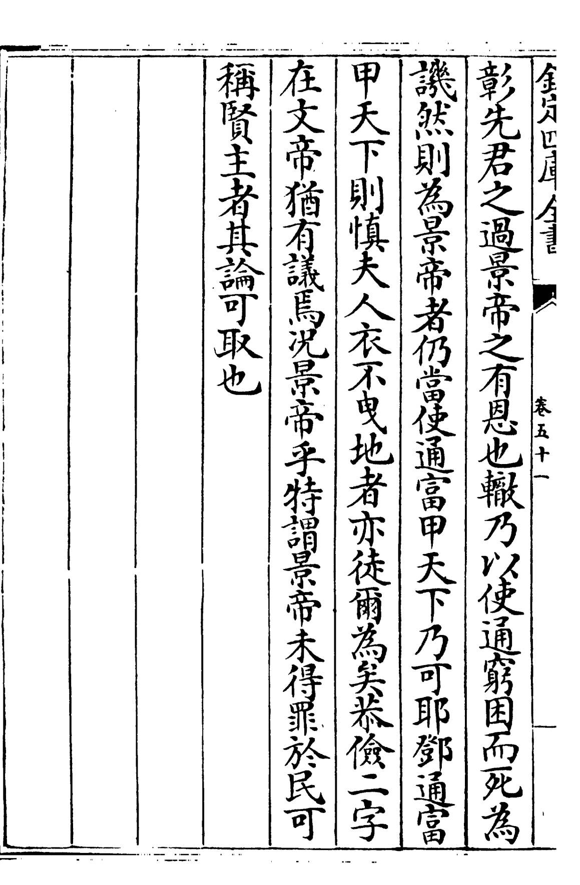
後之不變及其既至而嗟無及焉則春秋所以罪莒之失國而左氏所以賦絲麻菅蒯之章也此篇豈為王韶開邊而作歟然時代不可考矣

漢景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寛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呉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廹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説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為大將折

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縱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弒而弒皆稱臣以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

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為不恭儉者戒也
恭者仁之表也禹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仁
之至也故其恭乃如是使以為天下之美盡在已而萬
物莫已若也則不恭之所流必為刻覈少恩矣轍以漢
景刻覈少恩而又美為恭儉毋乃矛盾歟又以鄧通窮
困而死為漢景刻覈少恩之一事是大不然通以姿貌
得幸文帝富甲天下文帝盛德之纇也唯不任以政耳
若任以政與董賢何殊景帝即位不顯戮之於朝市以



彰先君之過景帝之有恩也轍乃以使通窮困而死為譏然則為景帝者仍當使通富甲天下乃可耶鄧通富甲天下則慎夫人衣不曳地者亦徒爾為矣恭儉二字在文帝猶有議焉況景帝乎特謂景帝未得罪於民可稱賢主者其論可取也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郡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个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

効莫歸筋力疲廢輙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顔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弃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刼而留之然後知顔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

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蓋彼達

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来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復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轍既上書乞納在身官為兄軾贖罪軾責授黄州團練副使轍亦降筠州監酒税既不得志知時之無可為而思歸骨田里終老於學此記之所為作也夫君子之處

於世也若水然流則行而坎則止遇石則瀠洄遇風則淪漪盈谿壑則放而之乎江湖若或使之而莫或使之乃其能行能止能瀠洄能淪漪能放而之乎江湖者水不居此而慕彼了無容心焉隨在各有以自効甚矣水之似君子也軾其庶幾乎其於遇能無所擇若使軾監酒稅必不與市人爭尋尺當必有所濟於物者矣故曰上善若水夫學也者文字云爾哉造次顛沛何在非學況監酒稅者其何害於學之有此軾轍之優劣也特其

為文既沈鬱頓挫而又無充詘之心是則可誦也

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

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

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遥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葢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悦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孟子語君子三樂而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

也三樂之中惟此爲可得而自主者餘則闗乎遇不遇焉雖然樂之也葢難夫人操行不軌堅愎狠傲未嘗不仰焉無所愧俯焉無所怍而躁擾彌甚要必不能自得其樂若擇地而蹈之非法行不敢行非法言不敢道則又仰焉而知天命之在我者甚重而我負荷之未勝俯焉而覺斯人待濟之甚殷而我泛應之未當方且愧怍之不釋而又奚其樂也必也天之所責於我者小其職易以盡人之所望於我者輕其事易以爲然後俯焉仰

焉得不愧而不怍然則其間亦有遇耶軾之遷謫人謂其不遇抑知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得寓懷山水之間者轉為天之幸民也哉

黄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没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

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濵故城之墟曹孟徳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宫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葢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

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志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為快哉也哉

昔王右軍蘭亭修禊當崇山峻嶺茂林脩竹之間觴詠

流連而感歎於今迹明陳作詩嗟悼復序以明之然則
所云信可樂者固仍未嘗樂也其轍所為清風明月皆
騷人志士之所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歟夫元會運世
與一彈指無殊未能於此灑然真樂何由可味若假外
物以為樂滋不樂也顏淵在陋巷不改其樂豈樂陋巷
耶此樂無間於富貴貧賤而能自得之者往往在山林
間人則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
然要其所以樂者與此何與富貴者務其名輒於山林

求之無異刻舟求劒甚至輦致山石以為林巒鑿穴平地以為江湖如唐相平泉宋帝艮嶽者彼其平生何曾知所為真樂者果何等耶人被其毒望厥巖壑皆成愁峯觀其陂池謂同苦海矣空使後世人聞名頸猶縮耳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一